

吴组缃 著

说稗集

· 古典小说论评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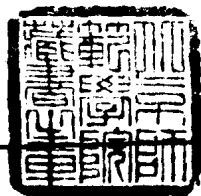
北

说稗集

吴组缃 著

古典小说论评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1191652

说稗集

吴组缃著

责任编辑：宋祥瑞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200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册

统一书号：10209·151 定价：2.20元

的讓家也早一個世紀，比家可夫還早一個半世紀。這
裏我們將曹雪芹和托爾斯泰作比，將吳敬梓和果戈里
可夫作比，不僅是為他們筆下所反映的社會現實，
歷史面貌是有些類似之處，也因為他們作品的筆墨
格、思想與藝術的造詣，都是兩兩交輝媲美。

至於吳敬梓和曹雪芹呢，吳比曹要大二十多歲，但作品
的藝術性與藝術性相同。他們對生活描寫之多，筆
墨之濃，比托爾斯泰以前一百多歲。筆墨之濃，比托爾
斯泰更濃，到了康熙末年，文壇滿清筆墨之入，經
過一時期，也到了極點，法法之繁筆墨之起，亦未嘗不
激烈。

論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

吳組綸

歷史悠久、

~~豐富~~內容

豐富的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發展到

十八世紀，無獨有偶，產生了兩位值得我們自豪的傑出的

大作家。這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吳

敬梓。他們的不朽的作品，不止使我國優秀的文學傳統獲

得前所未有新的發展，就是在世界文學歷史中，他們也

應該處於最先进最光輝的行列，就產生的年代說，曹雪芹

比俄羅斯的巨匠托爾斯泰要早一個世紀；吳敬梓比俄羅斯

目 录

DC37/10

关于古典作家的世界观.....	1
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漫谈.....	11
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	26
关于《三国演义》.....	35
谈《三国演义》.....	43
谈《水浒》.....	53
林冲的转变.....	68
关于《西游记》.....	75
颂蒲绝句（二十七首）.....	85
《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91
关于吴敬梓的民族思想问题.....	131

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并略谈《红楼梦》	135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146
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	199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214
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235
略谈《红楼梦》研究	245

关于古典作家的世界观

文艺界有些人不承认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硬说艺术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没有关系。他们搜罗种种理由来支撑自己的妙论。他们想出来的理由之一，是说“古典现实主义大作家从来不讲什么世界观，也不谈什么思想改造；他们的思想或世界观并不高明，可是反倒写出了伟大不朽的作品”。类似这样的唠叨，近两年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的。

像世界各国一样，我国古代有许多大作家出身于上层统治阶级，这是事实。他们有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主动地要求自我思想意识的改造呢？他们是否曾经像我们今天这样，要求自己抛弃陈腐落后的世界观，努力掌握新的先进的世界观呢？我们回答说，诚然，这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生当那种长夜漫漫的时代，历史没有为他们提供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优越条件，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有这样高明的自觉认识和要求。在我们看来，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不幸。

但是——请注意，我们却万万不可因此就认为他们持着一套陈旧过时的世界观，倒可以创作出富有人民性的作品来；只要稍有一点文学史的知识，就知道这是绝对没有的事。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总由于各自特有的身世遭遇和生活变化，在思想感情上或思

想意识的某一点上突破了旧有的世界观，探出鼻子呼吸到时代的新鲜空气，放开胸怀感触到广大人民跳动的脉搏，这时他们才拨云雾而见青天，看到了一些生活现实的真相，有了一些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理想，他们由此才获得支持自己不容于当时世俗的内心的力量，才获得欲罢不能苦心孤诣的从事创作以反拨世俗、批判现实的热情与动力。这是说，古代的大作家，虽然没有条件和可能，完全抛开自己的旧世界观，但总在原有的世界观里面，萌生了进步的思想意识，感情上靠近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精神上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他们这才有可能掌握较好的创作方法，这才有可能写出有光采的作品来。

拿我国清代几个现实主义大作家来说，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可是他们年纪不大，家庭就开始没落。到了他们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已经弄得精穷，有时连饭也吃不饱了。这是大家知道的。他们当然没有经过主动自觉的思想改造。可是他们家庭败落的过程，他们长期沉沦以至陷入穷困不堪的境遇的过程，说不尽的丰富深刻的阅历和体验，自会逼使他们内心发生剧烈的自我斗争，自会逼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从富贵家庭子弟，成为本阶级的叛逆；从封建统治阵营里面走出来，靠近到广大被压迫人民这边来：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在当时具体条件下，难道不就是他们所能达到的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么？正是他们在实际生活锻炼里所导致的这种世界观巨大的变化，才保证了他们取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明显的表现在他们作品的具体描写里面，构成为他们的作品的主要部分。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功名富贵问题，即当时知识分子的路出路问题，辛辣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堕落与无耻，有力地抨击了

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和罪恶。曹雪芹的《红楼梦》，则以恋爱与婚姻的悲剧为中心，对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和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展开极其广阔、极其深彻的批判。他们不仅仅以清醒的头脑抨击了走向崩溃的黑暗现实，同时也以正义的敏锐感觉和饱满的热情，歌颂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显示未来光明的力量，以及崭露头角的鲜嫩的苗芽。这是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明白告诉我们的。

我们还可以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看看他们生前亲密知交的思想情况来作个比较。资料虽很不够，但可以这样说——即他们所交往的朋友们的思想，在当时都不算落后，可是比起这两位作家来，思想见解就显得远不能及。他们虽然交情很深，可是有些亲密朋友，并不能真正了解这两位大作家的精神内心。比如“脂砚斋红楼梦”的批语，有许多确是出于和作者亲近的人的手笔。其中有关人物褒贬的，往往站在封建家长的地位，发些维护礼法的议论。尤其涉及父母管教子女或子弟受封建教育的事，总是拿贾宝玉作借鉴，深致慨叹和惋惜之情；而对薛宝钗和花袭人的行为品德，则一贯表示欣羨和赞赏。可见这些批者并不懂得作者曹雪芹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又比如吴敬梓的一位最知己的朋友是程廷祚。程廷祚有一封给吴敬梓的关于所谓“葺（茸）城女士”的信^①。这个女子因为反抗被迫的婚姻，丢开豪富的夫家，和“名门旧族”的父母，只身逃到南京独立谋生。吴敬梓对这样一个奇女子表示非常的尊敬和同情，特意拿她作为影子，创造了反封建反世俗的沈琼枝的光辉形象^②。可是程廷祚的信里却对这个女子的特立独行加以贬斥，发了一些什么“反物为妖，是为邪慝”的腐旧议论，并

① 见程廷祚《青溪文集续编》。

② 见《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且责备吴敬梓对她“有矜奇好异之心”，要他劝导那女子“翻然改悔”，回到自己父母那里去。从这事，就知道为吴敬梓所钦敬的这位知友，比起吴敬梓自己来，那思想水平就矮了一大段。

这也并不足怪。古来的大作家感觉自己不为人所了解，感觉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是常有的事。

上面这些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古代大作家的思想具有他的当代人难于企及的崭新的地方，他们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来看社会现实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大作家，已经完全抛开旧有的世界观，取得了另一完整体系的新的世界观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具体条件下，要他们的立场观点获得根本的蜕变，那是不可能的。上面说过，他们只能在思想感情的主要方面，或在思想意识的某一方面，突破旧有世界观的束缚，因此产生了或接受了新的思想因素；在他们旧有世界观里面，形成一个新的相互矛盾着的部分。就吴敬梓和曹雪芹说，构成他们作品主要内容的，是他们从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观点所认识到的生活真实。但就他们整个世界观来看，不管说吴敬梓的思想属于正统儒家体系也好，说曹雪芹的思想属于佛老体系也好，总之他们的世界观都还没有脱出封建主义的范围。这是说，主导着他们写出作品主要内容的那民主主义思想的新的因素，还是包括在旧有的封建主义世界观里面的。这种精神内心的矛盾状态，会使人感到难于忍受的苦痛。我们看见过一种“大眠”里的蚕，它的新体已生，可还被旧的皮蜕紧紧地包着，要脱一时也脱不出来。像吴敬梓和曹雪芹的精神内心，是有这种苦痛的。但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虽然伟大，也没有本领揪着自己的头发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

会环境里拔出来。因此我们说，像他们这些大作家是不幸的。

吴敬梓和曹雪芹这种思想观点的矛盾状态，在他们的作品里是清清楚楚摆着的。

比如《儒林外史》从唾弃功名富贵这一点着眼，否定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否定了臣对君的“忠”的伦理道德；并由此鼓吹安贫乐道的淡泊襟怀，提倡夫妇相敬相爱和对于妇女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书中一贯倾心于下层社会的小民，颂扬他们朴厚笃诚的高尚品性。这些都可以说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思想因素，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思想。但是同时，他又极力宣扬“孝”道和“弟”道以及朋友之间的“信”“义”之道；他所宣扬的这些，仍然不出封建主义伦理的范围。而且他倾心于贫贱小民，可又赞美他们的安本分，守规矩，如书中所写鲍文卿对向鼎的关系^①。相反的，一个妓院老板戴了书生的方巾^②，两个唱戏的老艺员穿戴了士大夫的衣冠^③，作者都认为越礼僭分，在描写中流露出世风大变，人心不古之叹。他尊重女性，也有限度。五河县乡绅跟一个大脚牙婆在“尊经阁”廊沿上说说笑笑看热闹^④，作者也看不顺眼，以为是有失体统的事。庸俗的宿命论和神道观念，这位持正统儒家思想的大作家也是有的。书中写王惠梦见和荀玫会试同榜，后来果然应验^⑤；王惠和荀玫卜问升迁的事，各得到一个乩判，不久都一一证明灵验不爽^⑥。书中写蘧公孙和鲁编修的小姐的婚宴，用大量笔墨描绘了老鼠落汤，钉鞋打翻席面等一连串“不

① 见《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

② 见《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

③ 见《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④ 见《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

⑤ 见《儒林外史》第二回和第七回。

⑥ 见《儒林外史》第七回和第八回。

吉利”的可笑事故^①，到头来，果然，鲁编修在接到升官的喜报时身死^②、蘧太守也一病不起^③，而蘧公孙则险些遭了“钦案”之祸^④。

再看《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所反映的民主主义思想，其轮廓更为清楚，色彩更为鲜明，从当时的思想水平看，可说登峰造极。但是和这种民主主义新思想纠结在一起的，却是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的和透骨的感伤主义情绪。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一方面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可是同时又不得不期待着家长的作主，不得不仰赖着封建主义势力的支持。作者在描写中坚持了民主主义的观点，可是同时对封建主义统治又显然深信不疑地遵从着。贾宝玉在生活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关闭在封建主义的牢笼里，看不见社会发展前途的具体反映。作者对他自己所描写的贾宝玉的性格和悲剧，自然也都不能理解；他只能根据他的世界观里一些现成的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宿命论、神道思想，来作解释和说明。因此在书的开篇，安排了关于“补天遗石”、关于“草木前盟”，以及“太虚幻境”和“风月宝鉴”等等一系列超现实的情节描写。而且这些神秘的东西，如“癞僧”、“跛道”都到了现实世界里，那“石头”所化的“宝玉”也被我们的主人公衔着从胎里带了来，构成为书中人物描写和事件发展的重要节目。更严重的是，属于现实主义艺术血肉部分的有关主要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在对话动作里，在笑话故事里，在制灯谜、行酒令、点戏文、唱曲子、作诗词等等活动里，往往插入神秘性的“谶语”，以暗示人物的下场和故事结

① 见《儒林外史》第十回。

② 见《儒林外史》第十二回。

③ 见《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④ 同上。

局。这种含有“谰语”的节目，在刻画人物内心、描绘场面气氛和艺术结构方面，都可以见出作者的匠心。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作者借此深入地宣传了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思想，使读者时时觉得一切都是命里注定，人力无法抗拒；与此相关，一种浓厚的感伤主义情绪，也就渗透了全书，强有力地感染着读者。我们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还认真地插写了江南甄家甄宝玉^①和“魔法叔嫂逢五鬼”^②这样的奇闻怪事。关于后者，郭沫若先生根据描写，认为那次贾宝玉和凤姐患的是“真性斑疹伤寒”，并说他们的病，可能是送秦可卿的殡时，在农庄、在水月庵歇脚住宿，被虱子传染来的^③。就所从取材的实生活经验说，郭先生的解释自可言之成理。但作者明明以为这是由于赵姨娘的捣鬼和马道婆作的邪法；书中的描写正是根据他的这种理解来处理的。这样的处理，对揭露家庭矛盾和社会黑暗，对人物描写和事件发展，固然都有它的意义，可是，问题却是作者借此又宣传了庸俗的神道迷信观念，为他的现实主义艺术造成另一严重的瑕疵。

列宁论托尔斯泰，指说了这位大作家一系列的矛盾情状^④。那种矛盾，我们都能从他的作品里很清楚的看到；列宁在文章里也一再指明这都是“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所指说的思想观点的矛盾^⑤，也是就作品内容分析而得出的判断。若是有人因为列宁说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若是有人因为

① 见《红楼梦》第五十六回。

② 见《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③ 见《文艺月报》一九五七年第三期《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一文。

④ 见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⑤ 见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同时又在艺术上取得“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就认为艺术和思想可以分割，就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和他的艺术内容无关，那是天大的误解与曲解。

至于古典现实主义作家对他笔下所描绘的生活现实不能正确地理解，并且总是作了极端错误的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事。他所具体描绘的，多是从他生活实践中来的偏于感性阶段的认识；这些体验或认识，构成他新的思想的内容；而他的一套旧有的理论体系或偏见成见，却无法把它很好地提高统一起来：于是两方并存着，形成他世界观复杂矛盾的状态。当他创作时，这些新的认识自要主导他的构思，否则他就不能取得现实主义的胜利，就不能写成好的作品。但他的一套旧有的理论体系或偏见成见，也不会客气、不会袖手旁观，一定要出而加以干扰和歪曲；一定要强不知以为知，加以谬误的解释与说明。前面以《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为例所作的粗略分析，已经说明这个道理。马克思教育我们必须辨别“作家从客观现实所提出的东西和他从主观思想所提出的东西”^①，我以为就是指此而言。毛主席教导我们整理文化遗产要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封建性的糟粕”^②，我以为也可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一定要把这种矛盾叫做“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这是一句含义混淆的话），那我们必须心里有底，明白这所说的矛盾，仍然是作家的世界观里面的矛盾。有些人别有用心，想偷偷摸摸从这里下手，来为他们的“创作方法和世界观无关论”或“艺术与思想无关论”建立据点，那也妄费心计。我们都知道文艺工作本身是一种思想工作；是思想工作，而又说和思

① 见马克思1879年给科瓦列夫斯基的信。

② 见《新民主主义论》。

想无关，天下岂有这样的奇谈？我们又知道所谓世界观，就是人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看法，就是人的思想、人对万事万物的观点；说是作家对生活现实的观点，对艺术地表现思想感情、表现生活现实这一工作的看法和方法，都和他的思想、和他的世界观截然分割，彼此不生关系，这样的疯话，难道有谁相信么？

根据以上所论，可见作家的世界观和他的艺术创作方法、和他的作品内容，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他有哪些进步思想，有哪些落后思想；有哪些新的有益的思想，有哪些腐旧的有害的思想，都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他的创作方法上，表现在他的作品内容里。现代作家如此，古典作家也是如此。

其次，我们古代的大作家，像吴敬梓和曹雪芹，虽然生活在黑暗的时代，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但是他们的思想确实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触着了历史的脉搏和人民的呼吸。因此能够在作品里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最尖端的问题。他们在深彻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现实的同时，还以敏锐的感觉和饱满的热情，创造了作为显示未来光明的力量和自己还不能理解的新生事物的形象。那么，看看今天的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①。人们有目共睹，我们的“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伟大工作，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中飞速地跃进，不断地取得奇迹似的胜利。多少黑暗的落后的旧事物，在觉醒起来的人民的强大力量面前，如热汤沃雪似的大批大批地在消灭、在转化；我们的先代所不能想像的说不尽的

① 此处及以下引文均见《实践论》。

新的光明的事物，在每个角落里都正在涌现和将要涌现出来。当此“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就在不远的前面的年代，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有志于文艺工作的青年，紧密地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前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热浪里去，投入到世界和平民主运动大发展的斗争里去，并且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掌握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以求深入具体地认识我们的光华灿烂的生活现实，以求全面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日新月异的生活现实——这难道不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么？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第四期）